

CRITICS



代际风景

· 刘芳坤 著



非外借



！
新锐批评家丛书

代际风景

刘芳坤 〇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代际风景 / 刘芳坤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378-5003-2

I. ①代…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4983 号

书 名: 代际风景

著 者: 刘芳坤

责任编辑: 李建华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0351-5628692 (编辑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h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003-2

定 价: 45.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让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杜学文

近年来，山西更年轻的一批评论家成长起来，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总体上看，这批评论家的分布比较合理。除了在省城工作的人外，还有一些人工作在市县各地；从数量上来说，高校的同志比较多，但仍然有很多人工作在其他部门，如媒体、刊物及一些并非文化机构的单位。从他们接受的教育情况来说，一些人的学习经历比较丰富，其中有博士、博士后，教授、副教授，也有本来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凭个人的热爱、努力走上了批评的道路。从目前的成就来看，也比较乐观。有的人成为国家性评奖活动的评委，有的作品被权威性刊物选载，有的已经出版了几部著作。虽然人数还不够多，但基本呈现出代际承接的局面，为山西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条件。为使更多的批评人才涌现出来，山西省作家协会在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决定编辑出版“新锐批评家丛书”。此次通过一系列申报、评审等程序，先行资助十位评论家，帮助他们出版自己的著作。希望有更多的人才能够涌现出来，使我们的文学批评更加生龙活虎、有声有色。

山西文学有着深厚的传统。这已是有目共睹。实际上，山西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择其要者言，如战国时期的荀子就著有《乐论》，强调音乐在教化中的巨大作用，是比较早地对艺术进行理论总结的经典著作。在绘画理论方面，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对中国绘画理论与发展史的一次系统总结，被誉为“画史之祖”，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经典。宋代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丰富了美术史论结合的研究领域，影响广泛。在书法理论与批评方面，传为卫铄所著之《笔阵图》、张彦远编著的《法书要录》等在中国书法理论的构建方面贡献

、至大。在文学理论的创建上，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白居易在强调诗文之社会功能的同时，强调诗的情感、语言、形神等问题。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倡导自然，主张性情之真，推崇雄劲豪放之风，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诗论。特别是晚唐时期司空图所著《二十四诗品》，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成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山西地区的文艺理论建设也随时代之变而变。高长虹身体力行倡导“狂飙运动”，有许多关于文艺的理论表述。特别是李健吾，是当时极为活跃的批评家。后来的常风也著有多部批评著作。与此相应的是革命根据地的文艺活动，山西得天独厚。这里不仅聚集了大量的文艺人才，创作了大量的新文艺作品，也发表了许多关于文艺的理论见解。尤其要提到的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根据地作家，不仅是最早体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创作群体，在文艺理论的建设上亦多有成就。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山西的文学创作，也对新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我们在此谈论这些，主要是说，作为地域文化现象，山西一直以来是一个创作与理论评论齐头并进的地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对中国文学艺术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的出现与当时社会的发展变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进入当代，山西的文学理论与评论仍然保持了比较活跃的态势。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可谓阵容强大。仅山西省作家协会机关就有老中青三代十余名评论家。此外，在高校也有许多人从事文艺理论与评论。除了这两部分人之外，还有在媒体报刊及社会各类机构工作的人也同样活跃。有人认为这三批人成作协派、学院派、报刊派三分天下之势。除了在太原工作者外，亦有吕梁师专群体、晋东南师专群体等。他们在文学流派研究、鲁迅研究、文艺生产力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根据地文学研究，以及追踪创作等方面在全国均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人或调离，或退休，或转行，或去世，业者星散，群体不再，山西文学理论与评论队伍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是理论评论阵地的萎缩。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评论刊物《批评家》等或停刊，或改变编辑方向。新人的成长、氛围的营造、作品的刊发、活动的开展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影响。所幸的是，在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山西省作家协会一直坚持发现新人，扶持新人，新一批评论家又涌现出来。他们年龄较小，思维活跃，知识结构新颖，对新现象、新趋势比较敏感，个性色彩极强，表现出活色生香的发展态势。这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改

善了山西文学批评弱化的倾向，对山西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是一项艰难而清苦的事业，但同时又是一项崇高而不可或缺的事业。没有理论的行动是盲目的，没有批评的创作是孤寂的。我们的创作亟需强有力的理论与批评的支撑。这就对批评工作者提出了非常急迫的要求。我以为更加需要从这样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要在了解掌握现代文艺理论的同时，很好地了解掌握中国古典文论的精华，并在实践中将这二者很好地融合起来。现在，人们讨论比较多的是外来的文艺理论，似乎不谈这些就有落伍、老土之嫌。但是，对本民族的文艺理论却表现出疏离、隔膜的状态。这是有问题的。文化的进步肯定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纳、交流形成的。只拘泥于传统而不求新变是不行的。但是只知道别人而不清楚自己则更危险。正确的方法是在掌握传统的同时积极借鉴吸收别人的与我有利的元素，才能形成新的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以中国传统绘画言，在隋唐时期，由于输入了西域的晕染法及其他外来技法，使中国绘画发生了新变，形成了新的风格。如果没有之前的中国传统绘画，就不可能使外来技法有生长的根基土壤。但是，如果不吸纳西域的画法，中国传统绘画就不可能在隋唐时期发生改变，就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变得僵化，失去鲜活的生命力。反过来看，因为吸收了中国文学的元素，也使国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新的生机。如美国著名的现代派诗人、批评家艾兹拉·庞德，他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中受到极大启发，形成了“意象理论”，并据此倡导意象派诗歌运动，开英美现代诗歌之先河，推动了美国新诗运动的发展。但是，著名的艾兹拉·庞德并不是在写中国的古典诗词，而仅仅是接受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成分。这就是说，任何新变都是对外来有益因素的接受与改造，而不是照搬。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经过十五年的研究后，发现找不到能够有力地支持自己结论的人类经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荣格遇到了德国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卫礼贤把自己翻译介绍的中国道教经典《太乙金华宗旨》给了荣格，使荣格摆脱了研究的困境。用荣格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部著作帮助他“第一次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古典文化典籍使荣格从迷茫中出走，并成就了荣格。但是，荣格并不是一个文化偏至主义者，仍然保持了对文化融合的清醒认识。他指出，“中国花了几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偷窃来获得。要想拥有，我们必须凭借自己的努力。东方所能给予我们的仅仅

、是一种帮助，具体工作还必须我们来做。如果我们把自己文化的根基当作过时的错误加以舍弃，把我们看成无家可归的海盗偷偷摸摸地栖身于陌生的海岸上，那么，《奥义书》的智慧和瑜伽的洞见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带着习惯性的偏见过着人为安排的生活……那么东方的洞见尤其是《易经》的智慧将毫无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外来的，特别是西方的理论蜂拥而入，对既有的理论模式形成了冲击。一方面这些新传入的理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拓展了表达的空间，丰富了文学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食而不化、机械套用、简单照搬的问题，存在着片面回避或否定传统的问题。这使我们的文学表现出疏离民族文化的同质化倾向，将使文学面临僵化并失去根基、失去生气的挑战。借用荣格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把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当作过时的错误舍弃，那么，外来的理论即使多么富有智慧，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文论，并借鉴外来文论中那些能够解决创作现实问题，唤醒文学新的生命力的元素，并使之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推动文学发展进步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论与方法。

二是要在进行文学本体批评的同时努力发现文学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文学批评当然是对文学的批评，首先要建立在对文学作品本体的研究上。如果脱离文本，批评也就无从下手，就将成为没有文学的所谓的“文学批评”。这当然是不行的。因此，我们首先要熟悉文本，对文本有充分的了解把握。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表现出非常鲜活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与中国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关系极大。这使我们能够从更为丰富的角度来观照文学，丰富文学，激发出文学自身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但是，文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存在。它不是仅仅具有自足的意义，还具有更为丰富的价值。这种价值除了文学自身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学将塑造什么样的情感状态，将通过人物的行为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价值选择，它是否表现了一定时期社会的深层结构及其变化，是不是揭示出了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性等等。因此，我们看文学，要走出文学来看，要在对文本充分了解掌握的基础上，努力发现作品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观、情感状态以及对现实的关注。一段时间，人们不愿意讨论文学的社会文化价值。也许这种思潮是对把文学政治化、工具化等非文学化的反对，是特定时期文学回归自身的一种表现。但

是，就今天来看，我们又使问题走向了另一方面，那就是漠视或者回避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文化价值，进而诱导文学脱离或疏远了现实生活，使文学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文学”，或者仅仅满足于表达个人生活的文学。对现实的回避将导致文学的虚无化，导致文学与人民大众的疏离。也就是说，文学将被人民所边缘、冷落。文学的发展进步当然包括其文体的新变、结构的创新、语言的鲜活、新类型的创造等等。没有这些就没有文学。但是，文学的价值还体现在对现实人生的关注程度、表现深度，以及能否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资源、价值标准、情感意义，对社会未来的把握等等方面。这不仅因为文学要表现人的生活、情感，也因为它的实现对象是社会生活中的人。这才是文学存在的价值。也正因此，要求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人要比创作者更为深刻地关注社会现实、了解社会现实。一个作家需要从细节的层面来了解社会生活。而一个批评家则更需要从规律性的层面来把握社会趋势。作家是从个人—形象，以及细节—典型的层面达到规律性的把握，而批评家则需要从规律性返回个人与细节。为此，我们的批评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了解掌握基本的文艺规律的同时，还必须对社会现实有深刻的认知，需要更多地成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正如恩格斯在讨论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巨人的出现时所言，之所以在那一时期需要并且也出现了巨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才能为人自身的最终解放找到现实的支点。

三是要在保持批评科学性的同时努力表现出批评者自身的生动性。批评就是批评，必须对作品以及创作现象提出符合实际的意见。批评除了要揭示作品的长处、不足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指出其蕴含的价值选择是否正确。批评仅仅讨论作品的特色是完全不够的。当然，如果我们在批评时对作品的艺术特色毫无认知，没有对艺术表达的敏感性，甚至企图回避对艺术特色的分析也不是文学批评，而是一种社会学批评。因此，批评首先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不为人情、功利所左右的科学精神。要直指作品文本的内里，褒贬优劣，鞭辟入里，表现出凌厉生动的品格。但是，批评也要追求批评的鲜活性、生动性，追求批评者的个性。把文章写得死板教条，一副八股相，靠掉书袋来显示学识的广博，抄名言证明自己的强大，读不懂来表现观点的深奥等等都将泯灭批评的意义。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批评，要有文学

的特质。那种鲜活的、充满个性的、富有抒情色彩的表述总是显现出批评者的才华、人性、情调，并给予读者以阅读的快感、思想的享受、审美的愉悦。在这样的批评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批评者的情感，批评者的人格，感受到批评者发自内心的真诚，进而感染读者、吸引读者。这是很不容易的，但也是非常需要的。

中国正处在一个发生着急遽变革的历史时期。一切均需继承的同时重新构建。社会结构正在重组，这种重组是如此剧烈，以至于我们能够听到其在时代的长河中哗哗作响。经济模式也在新变，这种变化是如此迅猛快捷，以至于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一个事物存在的基本状况就被新出现的更新的事物所取代。而我们的文化——文学，也正在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发展。这种发展将是与时代同步的，是时代的新生儿，十分需要理论的支撑、批评的引导。谁让我们正身处于这样一个变动不止、日新月异的时代呢？这是我们的幸运，是我们的机遇，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恩赐。我们不能辜负这样的时代，不能在时代的召唤中背过脸去。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时代的潮流中奋勇搏击，大显身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文学的进步贡献力量。

2016年9月15日

序

张文东

东北的秋天总是来的稍早一些，不经意间，已经是层林渐染、遍野金黄的景色，又一个丰收的季节悄悄的就到了。而当刚刚看到校园的枫叶再度泛红时，芳坤传来了她要出文集的消息，忽然就有了一点恍惚的感觉。因为直这时，当年那个身穿一身牛仔服，背着帆布书包，留着和男生一样发型的纤瘦身影，其实还一直在我的眼前跳跃着。可是，又一个不经意间，从芳坤当年到这里来读硕士，再到现在返校读博士后，毕竟已是十年过去了，而竟然是十年过去了！

不管是在什么意义上，十年的时间可谓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因为对许多人来说，生活道路的十年可能会遭遇很多，但学术生涯的十年却可能是两手空空。我一直以为，一个人学术道路的畅顺与否，虽然离不开勤奋，但也同样需要天分，所以在我看来，虽然勤能补拙这句话没有错，但是一个人的学术最终能走多远、能爬多高、能做多大，似乎要受到天分或才气的影响更多一点。显然，我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想要强调芳坤是我学生中有学术天分的那一个，也是我熟悉的一批青年学者当中有才气的那一个，而同时更加难得的是，她又是特别勤奋的，所以难怪，连求学都算在一起的不过仅仅十年，她便已经有了可以慰藉同门的收获。

这十年里的芳坤，虽然辗转于东北、北京和山西等或冷或热的学术营地，同时又有着毕业、求职、结婚、生子等大事小情，其中有些苦我是知道的，有些难却可能并不是我所能知，但我总是能看到，芳坤的目标是明确的，道路是清晰的，坚持是自觉的，付出是全心的，所以成绩当然就是可以期待的。同时我还觉得，眼前芳坤这种目标的坚持与道路的坚守，显然又是

一种可以关于未来的期待了。所以尽管我很少有机会当面夸奖芳坤，但每每与她的同门谈起她，总还是免不了要用她来立个榜样的意思。于是，尽管我总觉得这篇序言可能由她的博士导师马俊杰老师来写更有分量，但我还是有点忍不住想借芳坤骄人以自骄了。

其实从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说来，这十年里的我和芳坤，或许有着某种共同成长的意味。因为当我从可谓自造窠臼的现代文学研究日渐转向当代文学研究之际，芳坤既有和我共通的如关于“传奇叙事”或“文革文学”的传统体味，同时也给了我许多如“知青”或“80后”的新锐启示。弟子不必不如师，所以这十年的一路走来，我倒是对所谓“教学相长”有了更深一点的体会。所以，这虽然并不是我第一次为他人著作作序，但却是我第一次给自己学生的著作作序，欣喜甚至难免自矜之余，却又不得不反应出一些关于当代文学的私心杂念来。

我从来都以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是艰难的，这倒不是因为当代文学的体量太过庞大而芜杂，而是因为我虽不完全赞同顾彬所谓“垃圾说”，但却也坚持以为当代文学的糟粕远远大于精华，所以当我们每每不得不以事倍功半的效率来研究当代文学时，其艰难，尤其是自觉意识及其坚持的艰难对我就始终是巨大的了。就此延伸出来，我一直还以为问题不仅仅在于文学本身，而且还在于我们的文学批评。就像我曾多次强调的，当下我们的文学批评是有着太多问题的，比如“不及物”的理论多，“及物”的批评少；“洋”的批评多，“土”的批评少；“假”的批评多，“真”的批评少；“科学”的批评多，“诗性”的批评少，等等。所以我也总是期望可以见到有真正“好”的批评来取代或起码冲击一下“不好”的批评。如果不把话题扯得太远而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来审视其用意和方法的话，那么显然，芳坤的文学批评还是值得我肯定的。

所以还是回到这本文集吧。江湖夜雨十年灯，这是一段并不那么漫长的时间，这也是一些并不一定人见人赞的文章，如此结集，或许并不能说明论者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不过在我看来，这可能却恰好还原并证明了一个历程——一个实力劲建的历程，一个学思渐重的历程。所以这本集子实际上是一部“对照记”，蛮有种参差斑驳中可以窥见其心路历程的意味。不知道感觉对不对，但在这个世界里，还有人在孜孜不倦地做着这些想“好”的批评，已经是一种有价值的事了。

文集中写作时间最早的评论是《忧郁中的领悟》，这篇文章是根据她的本科论文修改而成的，所以还有着显而易见的稚嫩，但无论如何，却从一开始就已经昭示了芳坤的学术兴趣之所在，即有着“资深文艺女青年”称号的她，却一直有着把脉文学历史的学术雄心。而让我觉得可以欣慰的是，从东师硕士毕业后，芳坤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作家劳马（马俊杰），在愈发强化了“文艺女青年”品质的同时，进而有幸参与到由程光炜教授主持的人大“重返八十年代”课堂讨论当中，加之北京整体学术背景的良好氛围，芳坤的学术视野渐次打开，学术思考与选择的思路也日渐清晰。其实在我看来，重返的意义并不在重返的行为本身，而在于一种学术视野和疆域的开拓，以及这种开拓中自己对于具体问题的真正的发现和反思。所以芳坤的收获大致也在于此。就像她参与课堂讨论的优秀成果之一的《诗意乡村的“发现”》一样，文章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将宏阔的历史背景与个人的历史同情熔为一炉，使一个在知青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中被忽略的史铁生“角落”浮出了海平面。这篇文章里，芳坤还不时流露出自己对文学史建构的批判，例如她借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总结道：“这些历史时段掏空了它的全部历史内容，只是知识型的时间性铭记。这仍然是一种历史写作，但只是一种徒具历史框架的写作，是一种掏空了历史内容的历史写作，是抛弃了风起云涌的历史实践的历史写作。”所以在我看来，不管是谁的“清平湾”，也不管是谁建构或解构的“清平湾”，这种批判所揭开的原本被文学遮蔽的历史及其作为历史写作的文学史意义，显然又都有了我一直强调的“及物”乃至“真”的文学批评品格的，而从一个女性的笔下爆发出如此狠厉的判断，则又足见芳坤性情之中还是自有一番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的。

历史是可以建构的，但是建构历史的文字时常会与历史形成悖论，要想展示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空间，没有一定高度和逻辑的理论表述是不行的。当然在这一点上芳坤还是不错的，因为与其文学批评开阔的历史视野相对应并足以成为其物理支撑的，就是她独特而又到位的文字表达。她在中西文学理论的滋养中，已经日渐锤炼出了一种外在洋溢而内在严谨的文字风格，直接而不失蕴藉，自在而内含逻辑，从而保证了文章的理性质地。不过在我看来，她文章最出彩的部分可能还是那些迸发于内心激越的瞬间，那些让人一看就能感觉到和她一样不吐不快的激扬时刻。芳坤毕业之后回到山西大学任

教，并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的提携下深入到当代文学的现场，这对她来说可谓个人偏得地方滋养，所以在对同代人的尤其是有着地方性的文学批评中，芳坤便自然地显得更为活泼也更为自如乃至更加大胆一些，尤其可能由于有自身经验的融入，她的批评往往敏锐、精准、犀利。

不过再犀利的芳坤可能还是作为女性的芳坤，所以仔细观察一下，芳坤的文章似乎在越来越成熟的意味上，又越来越出现了自觉的女性认同。我们在这本小小的文集中可以发现很多她对女性学者的阅读痕迹，如波伏娃的《第二性》、阿伦特的《论革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等等。像她在《女知青爱情叙述的失效》中，就是从女性的独特经验出发，通过对已经被文学史淹没的小说《分界线》的重新细读，重新生成了一种对新时期交界之处独立彷徨的张抗抗形象的描述，从而让这篇文章既细腻动人又深具功力。同样，《从张爱玲到王安忆：服饰描写中的历史观》则兼具女性和文化的双重视角，从一个新颖的小的文本切入，实际上展示了女性之于历史的情怀。

近年来，“80后”文学批评系列为芳坤在圈内博得了一定的名气。但令我稍感意外的是，正像她自己定名的那样，将她的全部文章结集居然可以真的展现出一片“代际风景”来！不过可能还更意味的是，目前她似乎还是更多地行走在两个代际之间，而两个代际之间的断裂又是那么鲜明，那么，日后如何在两个代际之间的“断裂带”上行走？又如何如何在两个代际之间放置自己以及自我的文字？这可能又都是值得我们拭目以待的。当然，回到她自己的差不多算是批评宣言的“质料”的说法，我毫不怀疑芳坤已经找到了自己文学批评品格和思理的内在规定与逻辑，同时还更加相信她已经能够通过“质料”抓住文学乃至文学批评内在的“诗性”本质及其规定性，这倒不是一定要拉她回到我一直强调的文学“诗性”的话题上来，而只是想与她一起澄明文学批评的真正品质罢了。

文学、文学批评和人如何在历史中穿行？是步履蹒跚还是信步闲庭？如何驻足听风？又如何疾风带雨？都是风景也都是历练。在我看来，当代文学有许多风景，但也不乏荆棘，如何在这些历程中有所收获，难也不难，难的是生命如歌，如何能唱得在腔在板，不难的是书山有径，苦心人终能攀登。虽然当代文学的芜杂混乱、良莠不齐会让我们时常感到痛心疾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文学批评的无能为力。伍尔夫说：妇女所写的不仅仅是小说，

还有诗歌、评论和历史，但前提是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在她那个年代的女性写作也许还停留在一个美丽的愿景中，但是今天的芳坤无疑已经迎来了她自己的黄金时代，我想，她在历史的穿行中已经找到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所以，我和大家一起期待。

2016 年 10 月于长春

目 录

第一辑:寻踪“知青”岁月

诗意乡村的“发现”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与 80 年代文学批评 / 003

女知青爱情叙述的失效

——从《分界线》到《北极光》看 1980 年代文学的起点性问题 / 018

知青一代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史散影 / 030

重塑文学“黄金时代”的问题和可能 / 037

“个体记忆”与文学思潮的互动和背离

——从刘震云小说《塔铺》说起 / 042

“庄”与“谑”之间

——劳马小说的对照世界 / 052

从张爱玲到王安忆:服饰描写中的历史观 / 061

城与人:王安忆小说中的“知识青年” / 072

忧郁中的领悟

——北岛诗风的渐变 / 079

文学见证岁月

——论焦祖尧的小说 / 084

第二辑:致敬“文青”时代

“80后”的爱欲与文明

——“压抑性富裕期”的城市文学表达 / 093

“后青春”何以现实突围

——2014年“80后”小说创作观察 / 105

偶遇城市的一种面影

——读手指的小说 / 117

时光荏苒,追忆且慢

——张怡微小说论 / 126

边地“80后”的故事与沉默

——曹永小说简论 / 135

新“西西弗斯时代”的绝望救赎

——孙频小说综论 / 141

“剩女”时代,何以救赎?

——读孙频小说《祛魅》 / 153

《三人成宴》:一个女版“唐吉珂德”的求索 / 159

用科幻追寻历史之光

——读飞氲《中国科幻大片》 / 162

新世纪三种乡土视角写作

——由山西管窥全国 / 164

第三辑:求索文学批评

现代性预案:一种当代文学史的阐释空间

——评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 173

视野·文本·性情

——读王春林《多声部的文学交响》兼谈当代山西文学 / 181

文学批评“质料”的丰富和稀少

——我的文学批评观 / 190

对话飞氖:超越先锋文学的脾性	/	193
对话周明全:批评家的隐含读者不是小说家	/	199
跋:你是兑了醋的酒坛子		
——刘芳坤的人与文	/	209
后记	/	212